

借东西的小人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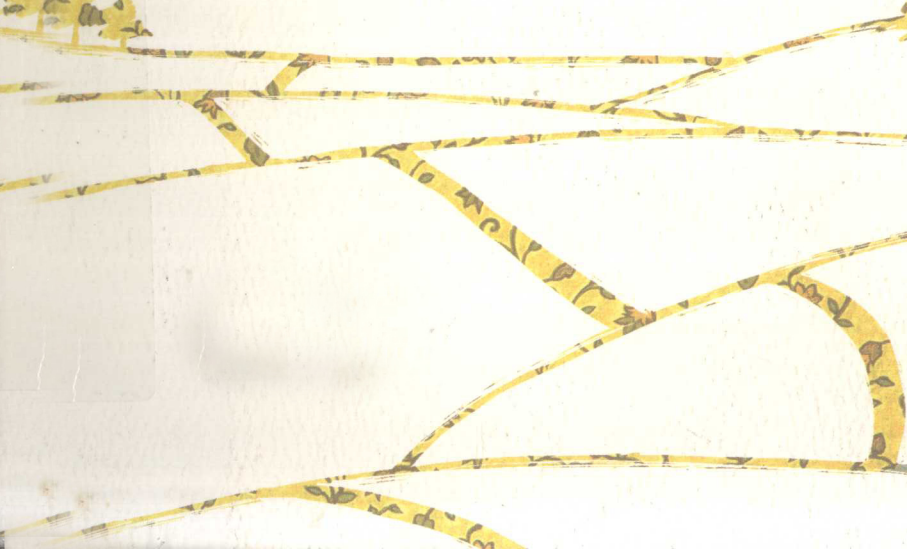
借东西 的小人 在高空



The Borrowers Aloft
Mary Norton

[英]玛丽·诺顿 著
熊裕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借东西的小人在高处/(英)诺顿(Norton,M.)著;熊裕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10
书名原文:The Borrowers Aloft
ISBN 978-7-5447-0885-2

I. 借… II. ①诺… ②周… III. 童话-英国-现代
IV. I561.8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57309号

The Borrowers Aloft by Mary Norton
Copyright © 1961 by The Estate of Mary Nort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8-361号

书 名	借东西的地下小人在高处
作 者	[英国]玛丽·诺顿
译 者	熊 裕
责任编辑	周丽华
装帧设计	友 雅
插图	
原文出版	Puffin, 1998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	5.75
插 页	7
字 数	80千
版 次	2009年10月第1版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885-2
定 价	16.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一个地方同时有两座模型村庄，而且还隔得那么近，这令有些人感到奇怪（事实上，还有第三座，属于一个叫艾格尼丝·默希·弗斯特的小姑娘，但那座模型村庄没有人去看过，我们也没必要提，因为它并没有存在多久）。

这两座模型村庄，一座在弗德汉村，叫小弗德汉，属于珀特先生；另一座在汶特-莱-克莱耶，叫巴里霍根，属于普拉特先生。

起头的人是珀特先生，他出于自娱，怀着愉快的心情悄悄地建起了模型村庄；接着是如同商人的普拉特先生，出于一个迥异的原因，模仿起了珀特先生。

珀特先生是个铁路工人，在铁路上失去了一条腿：那是一个黄昏，在一条僻静的铁路线上——不是因为粗心，而是因为他在救一只獾。珀特先生一直都很担心那些小家伙：那

条孤零零的轨道从林中穿过，天色昏暗时獾儿们总会溜出来，在枕木间嗅来嗅去。对它们来说，一年之中只有固定时段是危险的，那就是从哈特过来的末班车在黄昏时分（它们喜欢出来活动的时候）经过这里的时候。火车过去之后，夜色降临，这里又恢复平静；狐狸和兔子们可以安全地穿过铁轨，夜莺们也在林中歌唱。

在铁路刚刚兴起的那段日子里，珀特先生那座小小的、孤零零的信号塔可算得上是个温暖的家。那里有他的水壶、油灯、铺着绒桌布的桌子和一把铁路上用的坏了弹簧的扶手椅。他还有一把圆锯、一些收集起来的邮票和一本快被翻烂了的《圣经》（他有时候会大声地读上一段），可以用来消磨两趟车之间的漫长时间。珀特先生是个好人，非常和蔼。他爱那些和他做伴的小家伙们，就像爱他的火车一样。他用圆锯为铁路慈善基金会做了一些募款箱；那些箱子的形状就像小房子一样，是用旧的雪茄盒子做的，每一个看上去都不一样。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天，珀特先生都会骑着自行车在村子里转上一圈，带着起子和一个黑色的小袋子。他用起子把放在每户人家和旅馆前的小房子的屋顶打开，把里面的东西数一数装

进小袋子里。有时候他发现里面是空的(这种情况不多),就会边骑车边难过地咕哝一句:“狐狸又来偷蛋了。”

偶尔,坐在信号塔里,珀特先生会画一些很小但很细致的画。他画过两幅教堂的、三幅牧师的住所的、两幅邮局的、三幅铁匠店的和一幅他自己的信号塔的。他把这些画当做奖品挂在为他收集基金最多的小房子上。

在我们说过的那个晚上,那只獾咬了珀特先生——麻烦来了。这一咬使他失去了平衡,片刻耽搁之后,火车的轮子便碾过了他的腿。珀特先生没有看到那只獾留下的齿痕,因为它咬的那条腿就是他们锯掉的那条。那只獾倒是安然无恙地逃脱了。

铁路慈善基金会的人非常慷慨。他们一次性给了他一小笔抚恤金,并在村子附近给他找了一所房子,房子旁边有一条小溪,溪边长着三棵高大的白杨树。就是在这儿,在他院子里的小土坡上,他建起了自己的铁路。

他先是买了一套二手的模型火车。他在当地的报纸上看到了它们的广告,说有电池它们就能跑起来。因为小屋里没有足够的空间,他把铁路铺在花园里。铁轨是在铁匠的帮助

下做出来的，但枕木他自己就能搞定：把木头按比例切割好，然后牢牢地固定好，就像以前他摆弄那些大家什一样。所有的枕木都固定好之后，再刷上一层柏油，这样，当阳光强烈的时候，它们就会散发出好闻的味道。那时，珀特先生就会坐在硬邦邦的地上，将自己的木头腿直直地伸在面前，闭着眼睛，尽情地享受那熟悉的味道。那是一种愉快而奇妙的感觉——但是还少了点什么。烟雾，还少了一些烟雾！没错，很有必要弄些烟雾出来——不仅要那种气味，更要有那种景象。后来，在高比奇的孟奇思小姐的帮助下，他找到了解决办法。

做信号塔模型的时候，他用了结实的砖。它和他原来的信号塔一模一样，木楼梯以及其他一切。他在窗户里安上真的玻璃，做成可以开和关的样式（他那时才意识到，自己将所有从上司手里得到的雪茄盒的铰链留着并不是毫无用处的）。砖块他是用倒塌的猪栏那儿的红砖做的；他把那些砖捣成粉末，和水泥和在一起，然后将它们的混合物倒进一个有十字格的模子里，他把模子放在一个很大的锡制茶托盘上。那个模子是用女人束胸上的旧铁条做的——上面有很多长方形的小方格，是铁匠帮他焊的。有了这个东西，珀特先生一

次可以做出五百块砖。有时候，他会掺进一些赭石粉末或一滴胭脂红，改变一下砖块的颜色。他用真正的石板给他的小信号塔做屋顶，这些石板也是从倒塌的猪栏那儿拿来的，他把它们按比例切成了整齐的一小块一小块。

在盖上屋顶之前，他拿了一块建筑工人用的灰泥，在僵直的老手中揉揉搓搓了一阵，搓出了四个小香肠似的长条做胳膊和腿，一截稍微粗一点、短一点的做身子。接着又揉了一个像鸡蛋似的圆团做脑袋，把一端弄平一点黏在肩膀上。然后他这里压一压，那里摠一摠，勾勒出大概形状，用指甲尖刮掉多的一点点。

但结果还是差强人意，即便以偶人的标准也不够——更何况是做自己的塑像呢。为了让小人更像他自己，珀特先生把它的一条腿从膝盖处截去，插进了一小截火柴棍。等灰泥硬了以后，他又给小人画上了一套铁路工人那样的漂亮的蓝制服，涂出红润的脸庞，再把一种叫“老头的胡须”的爬蔓植物的灰色的须站在它上面做头发。他把它放进他的信号塔里，在那里它看上去像得多了——它那样一动不动僵直地站在那里，眼睛瞪着窗外，看上去真是怪吓人的。

这座小信号塔看上去和真的一模一样——外面用风干的木材做成的楼梯，石板上覆生着的黄色苔藓，风化的砖墙以及它们那自然糅合的颜色，微微开着的窗户以及不时地发出的模拟信号声。

村里的孩子们很是扰人。他们常常会敲响他的前门，要求看他的铁路。珀特先生一旦在硬实的地上舒适地坐下来，把木头腿伸在面前，要迅速站起来很不容易。但是，耐心的他还是支撑着起来，蹒跚地走过去开门，让他的拜访者们进来。他谦恭地迎接他们，领他们穿过走道和厨房，走进花园。那样一来，他宝贵的建造时间就在与孩子们的一问一答和通常的惊叹中流逝。有时在他们说话的时候，水泥不知不觉地干掉了，或者烙铁冷掉了。于是他后来就规定孩子们只能在周末的时候来，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他会把门开着。他在厨房的桌子上放了一个小小的收款箱，要求大人们——现在他们也来看了——每人交一便士的参观费：这笔钱也是他为铁路慈善委员会募集的款项的一部分。孩子们是可以免费参观的。

车站建成后，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收到的参观费也开

始多了起来。这个小车站是对弗德汉车站的完全拷贝，所以他就叫它小弗德汉。他用白色的小石子在一片长满青苔的斜坡上嵌出了这几个字。在给车站封顶之前，他又把里面修饰了一番，在候车室里放上几张黑色的硬长椅，给站长办公室开了一个小小的售票窗口，摆上一张高高的小木桌。铁匠（一个叫亨利的年轻人，他现在对这件事也很感兴趣）还帮他用黑色的熟铁做了一个壁炉。他们试着在里面烧了一些干苔藓和松针，烟从烟囱里冒了出来。

不过，房顶一盖上，里面的这些细节就都看不到了。人从外面没法看到里面，除非趴下来，从窗户那儿往里面瞧，而一旦站台建好，就连这也都不可能了。珀特先生用刻有精美图案的木头给站台的顶棚做了边。附近还有牛棚、挤牛奶的大盖桶，以及那种加了油就能点着的老式站台灯。

由于珀特先生对细节的苛求，不愿退而求其次，车站的建设花了他两年零七个月的时间。然后他开始着手做村庄的模型。

第二章

珀特先生从来没有听说过普拉特先生，而普拉特先生也没有听说过珀特先生。

普拉特先生是一个建筑承包商和殡葬师，住在河那边的汶特-莱-克莱耶，而珀特先生门前的小溪就是那条河的支流。在鸟儿们看来，他们住得很近，但要走路过去的话却很远。普拉特先生在通往贝德弗镇的大道旁有一座漂亮的、崭新的红砖房，房子带有一条砂砾车道和一个延伸到河边的花园。这房子是他自己建造的，他把它叫做“巴利霍根”。普拉特先生曾经敛到过很多钱，但现在死去的人没过去那么多了。砖厂倒闭后，搬到这来住的人就越来越少了。这是因为普拉特先生为工人建造华而不实的别墅已经破坏了乡村原来的景色。

普拉特先生建的别墅还有一些留在手里，他打算到县里的报纸上登则广告，说它们“适合退休的老年夫妇”。如果他

迫不得已，不得不把它们租给新婚夫妇的话，他会很苦恼的：因为这位普拉特先生很擅长安排昂贵的葬礼，他很乐意招揽老年客户。他长着一张严肃的脸，戴着一副无框眼镜，眼镜片的反光让你无法看清他的眼睛。不过，他举止温文有礼，所以你容易相信他的那双眼睛。亲爱的普拉特先生，哀悼者会说，总是“那么和蔼”，很少有人会怀疑他的账单。

普拉特先生体格精瘦，但普拉特夫人却很壮实。他们两个人的脸色都是红中带紫：普拉特先生的偏紫罗兰色，而普拉特夫人的则偏粉红。普拉特夫人是个优秀的太太，夫妇俩人都很勤劳。

当别墅空置着而葬礼少之又少的时候，普拉特先生的空闲时间多了起来。但他一向不喜欢闲着，为了消磨时间，他侍弄起了花园。普拉特先生的花都有点像囚犯——统统被牢牢地固定在树桩上：稍有偏离的迹象就会立即受到惩罚，不是这儿被修掉一些就是那儿被砍掉一些。很快这些植物就都屈服了，纷纷像卫兵一样列队立正，不敢有怨言。他家的草坪也一样，一览无遗地顺着斜坡一直绵延到河边，没有一根杂草，只有一道道被修整过的痕迹。只要瞥见普拉特先生和他的那

些刈草工具，即便是最顽皮的蒲公英种子也赶紧在半空中改变方向。据说有一株雏菊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在那里之后，刚冒出点粉红边沿的花瓣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白色。

至于普拉特太太——她一只眼睛总是盯着大路，注意来往的行人。她挂出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一个“茶”字，然后又在草坪边上搭了个小摊，卖鲜花和水果。不过，生意并不是很好，直到有一天普拉特太太灵机一动，将招牌上的字改为“河畔茶亭”。那以后，的确有人在这停下来了。他们被带到屋后的茶桌旁，喝上一壶。茶和点心总是老一套，因为也没有别的。但就这些也是很贵的，虽然它用的是人造黄油，而非真正的黄油，粉红色的果酱也是普拉特太太一大罐一大罐直接从工厂买来的冒牌货。她同时也卖卖弹珠汽水、气球和纸风车。客人络绎不绝，普拉特夫妇的生意好了起来。骑自行车的人喜欢过来坐一会儿，骑摩托车的人也乐意脱下风尘仆仆的外套，到这来看看，歇歇脚。

茶亭的衰落是逐渐的。开始他们几乎察觉不到。“一个安静的万灵节啊。”当他们把桌子挪过地方，以免破坏草坪时，普拉特先生说道。他想再弄台冰淇淋机来，但最后还是决定

等等看：普拉特先生非常相信他自己所说的“投资”，但只是对明摆着有钱赚的事而言。

不过，他把他那艘旧平底船修了修，又用捞虾的网兜把河里的漂浮物捞掉。“划船”，他想在茶亭的牌子上添上这两个字；但是普拉特夫人让他打消了这个主意。她是想，即便你是完全出于好意，也有可能招来怨言。就算你能够划着船围着这个杂草丛生的小岛打个圈，那也不过如此而已。

八月银行节^①是个转折点：被普拉特夫人寄予重望的星期六只卖出十壶茶，星期天卖了十一壶，星期一七壶。“我真是弄不懂了，”普拉特夫人一边和艾格尼丝·默希把不新鲜了的面包扔进鸡食桶里，一边不停地念叨，“去年这时候人多得坐不下……”

艾格尼丝·默希十五岁了，长得很粗壮，反应有点慢，做事谨小慎微，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这是她的第一份工作——帮普拉特太太准备茶点。

“瑞兹夫人也开了个茶亭，”一天，他们正在切面包和黄

^① 英国的重要节日，一年六次到九次不等，分别在新年伊始、复活日、五月初、五月底、八月和圣诞节次日等时候，因为是银行约定的节日，所有银行在这些日子里都关门，公众也跟着休息，所以被称为“银行节”。

油的时候，艾格尼丝·默希说道。

“弗德汉的瑞兹夫人吗？皇冠与锚的瑞兹夫人？”普拉特夫人很少去弗德汉村——用她的话说，那里的事和她“不搭界”。

“是的。”艾格尼丝·默希答道。

“开在花园里？”

艾格尼丝·默希点点头。“在果园里。他们打算把谷仓改掉。”

“但是她拿什么吸引客人呢？我是说，她门前又没有河。难道要请他们吃草莓吗？”

艾格尼丝·默希摇了摇头。“不，”她说道，“是因为模型铁路……”然后，在一连串问题的轰击下，她以一贯的慢条斯理的方式，把珀特先生的事告诉了普拉特夫人。

“模型铁路……”默默地想了一会儿之后，普拉特夫人若有所思地说道，“唔，两条才有意思呢！”

普拉特先生很快就弄来了一套模型铁路。没有时间可浪费：何况他还花了一大笔钱。珀特先生的进展比较慢，但他开

始的时间毕竟要早几年。过去给普拉特先生干活的工人都被叫来了。他们先建了座通向小岛的桥，然后把岛上的杂草除掉，在那里铺好路和草皮，装上电池。普拉特先生还去了趟伦敦，在那里买了两列最贵的玩具火车，配好车上载的货物和乘客。他买了两个模型车站，两个看上去都和小弗德汉村的火车站一模一样，但却现代得多。专家特地从伦敦赶来帮他安装信号塔，调整铁轨和其他小地方。不到三个月，这一切就都完成了。

而且也很见成效。在第二年的夏天，他们就在“河畔茶亭”的牌子上加上了“模型铁路”的字样。

客人们络绎不绝。

普拉特先生不得不清理出一块空地，铺上碎石块，让客人停摩托车。在原来茶钱的基础上，过桥去参观模型铁路的人必须再付一先令。夏天才过一半，岛上的路就已经被踩烂了，他把那些路重修了一下，铺上沥青，又再修了一座桥让人人过去。他把价钱提高到了一先令六便士。

很快，他又弄了一个铺了沥青的轿车停车场和一块专门停马车的地方，旁边有一个装了自来水可以让马饮水的石

槽。人们经常到这里来野餐，聚会，把垃圾扔得到处都是。

但是这一切对珀特先生都没有丝毫影响。他并不太在乎有没有人来参观：他们只会占用掉他的时间，打扰他的工作。如果他有丝毫地鼓励别人来参观的话，那也是违背他对自己所挚爱的铁路慈善事业的忠诚的。

他从来没有想过要以此牟利。是皇冠和锚的瑞兹夫人看到了这一点，并从中得到了相应的好处。从通向她的花园的后门石阶上可以看到珀特先生的模型铁路的全貌，来参观的人必须从她的房子里穿过——当然，当他们穿过她的厨房时，他们完全可以从自来水龙头下装一杯水喝。

做教堂的时候，珀特先生是完全照着弗德汉的诺曼教堂来做的，尖顶、墓碑等东西一应俱全。开始建之前，他收集了一年多时间的石块。大路边切割石块的切石工们帮了他的忙。还有弗拉德先生，一个泥瓦匠。现在，珀特先生在村里也有几个帮手了：除了铁匠亨利之外，还有山毛榉树山坡上的孟奇思小姐。孟奇思小姐是个得力的帮手，她靠设计圣诞节卡片过活，她会写孩子们看的书，喜欢在木头上雕东西，手工